

正说新疆轶事丛书

新疆

刘学杰 / 著

印象

Xinjiang
jīng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

新疆

伊犁

刘学杰/著

正说新疆轶事丛书

新疆即景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疆即景 / 刘学杰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人民出版社,
2006.5

(正说新疆轶事丛书)

ISBN 7-228-10190-1

I.新... II.刘... III.历史事件—新疆 IV.K29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0426 号

丛书策划 王淑梅

责任编辑 海 珊

责任校对 若 贤

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

出版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
电 话 0991-2823202 2821252

邮 编 830001

印 刷 新疆彩印胶印厂

开 本 787×1092 mm 1/16

印 张 19.5

字 数 240 千字

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5 000 册

定 价 28.00 元



c o n t e n t

目 录

- 001 / 羊身上的一块布
- 006 / 驯鹰之酷
- 011 / 阿帕加克除狼记
- 016 / 斯文·赫定与新疆老虎
- 019 / “普尔热瓦斯基马”之祸
- 025 / 可怜的骆驼鼻子
- 028 / 看沙蛇如何吞食云雀
- 030 / 人兽易性
- 032 / 比恐龙还古老的新疆北鲈
- 035 / 收割鹿茸的要津



c o n t e n t

037 / 玄奘西行伏匪记

042 / 魏文泰之死

046 / 马仲英死因新说

050 / 黑喇嘛丹宾

053 / 末代“哈密王”怪病怪治怪死

058 / 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

064 / 张骞的“胡妻”

067 / 班勇是新疆巴郎

070 / 寻找且末故城

074 / “悟空西天取经”小考

077 / 维吾尔“八爵”在北京

080 / 橘瑞超到楼兰为何不迷路

083 / 鸠摩罗什何以六十岁才到长安

086 / “舌头不烂”的鸠摩罗什

089 / 帕米尔与女娲补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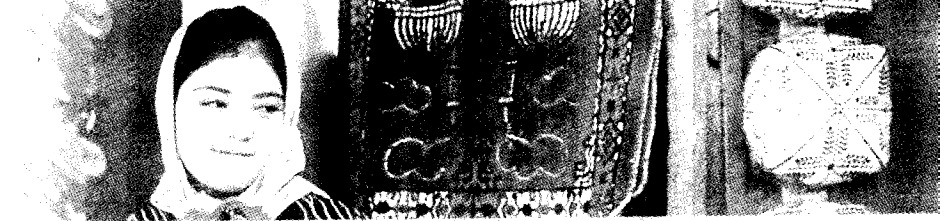
092 / 精绝之谜

095 / “方神”黄定湘

098 / 楼兰人是欧洲人种

101 / 楼兰古墓的麻黄枝

103 / “阿奇市伯克”是清朝命官吗



c o n t e n t

105 / 旷古的瑶池相会

110 / 新疆杂碎

121 / 刀郎三阙

128 / 和田玉四景

134 / 塔什巴依与塔什瓦依

136 / 《玛纳斯》何以轰动世界

139 / 活着的“荷马”

142 / 斯坦因降伏“古书王”

151 / 新疆的泼水舞

153 / 火遍中原的苏祇婆

155 / 在新疆听东干人说话

158 / 语言的智慧

161 / 维语中冒出的汉语

163 / 维吾尔人取名心态

166 / 刀郎人与刀郎舞

169 / “浑不似”与库市孜

171 / 龟兹舞的三道弯

173 / 为什么没有人能唱完《江格尔》

175 / 艾提尔的萨玛舞

177 / 记住新疆



c o n t e n t

187 / 寻找香妃

197 / 塔吉克擷奇

202 / 塔吉克无贼

204 / 艾提尕尔问疑

208 / 看穆斯林宰羊

211 / 神秘的阿尔泰淘金

216 / “发现大师” 奥尔得克

223 / 古今罗布人

225 / 提心吊胆“托包克”

227 / 和田农民编房子

229 / “七样九件” 婚俗

231 / 大漠寿星的“烧烤饭”

233 / 哈萨克的婚俗——隔七代

235 / 维吾尔新娘“受欺负”

237 / 对亡者下葬前的“民主鉴定”

239 / 中国的犹太人——阿图什商人

242 / 维吾尔人的摇床礼

244 / “先嫁后娶”的塔塔尔新郎新娘

246 / 规矩颇多的“乃孜尔”

248 / 艾尼的凉粉



c o n t e n t

251 / 帕米尔有个杏花村

255 / 去找达坂城

258 / 吐鲁番唱吟

264 / 铁门关逸闻

267 / 我站在生殖崇拜岩画前

270 / 喀拉库勒湖变色之谜

272 / 可爱的“魔鬼城”

274 / 奇异的温宿麻扎

276 / 鬼斧神工怪石峪

279 / 盖孜驿站话沧桑

282 / 探访蝴蝶沟

284 / 市垭有个鸣沙山

286 / 神奇的“美酒玉”

288 / 树圣

290 / 说新疆达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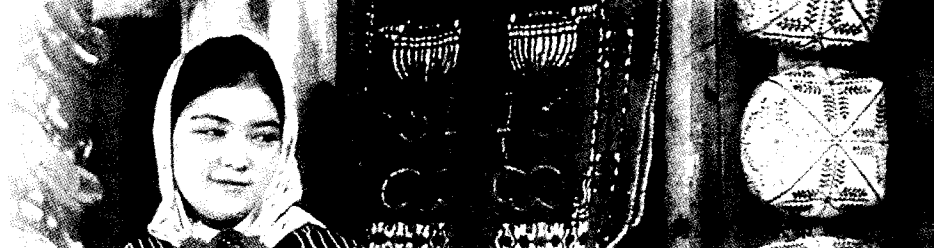
292 / 干泪泉的担忧

294 / 汉代佛窟“三仙洞”

298 / 品咂红柳

301 / 沙漠的湖与湖的沙漠

306 / 参考资料



羊身上的一块布

戴乳罩的羊

转悠在阿尔泰山谷间，领略了此地过早的寒冷，10月才开头，便是一番冬日的景象。

老牧民们穿起了厚厚的裕祥，钻进了毡房，一边烧奶茶暖身，一边弹起冬不拉，吼上几嗓子，似乎要把这初冬的萧瑟赶跑，多开辟出一份欢乐的天地。对这人为的热闹，并未引发我多大的兴趣。我的眼睛始终盯在那一只只戴着乳罩的母羊身上。

羊为什么要戴乳罩？这可是现代女人的专利啊。是羊受到现代女性的感染，从传统里解脱，欲活得时尚一点？不对呀，羊提不出这般要求，都是牧羊人为它们缝制披挂的呀！抑或大山深处的牧羊人闲游无事自编自导自演自看了一出恶作剧？也不像。那几百个乳罩可不是几天就能缝就的，材料线、手工线，都不菲，这样的玩笑谁也开不起。

戴乳罩的羊不因多了一件时尚之物而沾沾自喜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，怯生生地望着我这位不速之客：你怎么老瞅我这个地方啊？



出生不久的小羊，似过早断了奶的孩子，望着那块五颜六色的布罩，眼光除了疑惑还有几分无奈，不停地在母羊身边绕来绕去，“咩咩”嘶叫……

来到牧场一角，女主人正蹲着身子挤羊奶，她紧握着羊的乳头，双手上下轮番提捏，乳白色的羊奶，喷洒在一只桶里，发出好听的“吱吱”声。一副脏兮兮的乳罩丢在桶边。羊奶挤毕，女主人极熟练地为母羊戴上了乳罩，又解开另一只羊的乳罩，重复着简单而有结果的行为。正在她解去这只羊的乳罩，露出母羊那胀鼓鼓的大乳房时，两只小羊“咩咩”地扑上来要吸吮它。女主人一声断喝，一个驱赶的手势，小羊不情愿地退后几步，眼巴巴地望着本该属于它的东西，挤完奶，母羊的乳罩又被严严实实地戴好。可怜的小羊，只好掉头去啃地上的草叶。

不用再调查，不用再询问，答案已经凸现：人用乳罩保证羊奶为人服务，要么转换成钱，要么自己食用。小羊么，你没这福分，还是去吃草吧。

戴口罩的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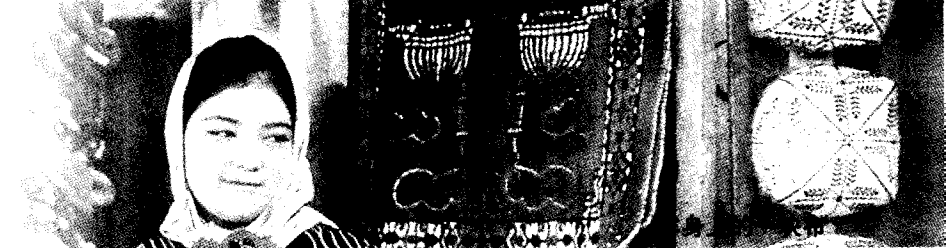
还是在阿尔泰。

不过是部队的一个边境哨所。

哨所养着一群羊，是战士们自给自足的一条肉食渠道。

这年腊月，五十年不遇的一场暴风雪袭击了阿尔泰。原本孤苦伶仃的小小哨所，更加孤悬于白茫茫的银海里。出外的一切通道都断了。两位战士兼牧羊倌，自己的食品尚能维持几天，可几百只羊的草料却成了大问题，要不了几天，就要断料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是靠山下支援，也是十多天之后的事啊。

那些嗷嗷待哺的羊似乎也感到了“时局”的危艰，用此起彼伏的“咩咩”声，显示着焦急与无着。面临死亡威胁的生灵们的哭叫



声,像刀子般椎心泣血。两位牧羊倌,双眉紧锁,商量了一个又一个救羊之法,都因不切实际而作罢。

放了五年多羊的老班长,急中生智,献出一条可笑但可行的妙策:给每只羊都戴上口罩。

老班长补充说道:“我们不是有床单和被套吗,用这些布给羊缝一个口罩形的口袋,绑在羊脖子上,把铡碎的草放进口罩里,这样既可以避免浪费,又能保证每只羊都能吃上草,量虽然不多,但饿不死羊。你看这法子咋样?”

新兵说:“这办法行是行,可这几百个口罩啥时候能缝好?再说,连线都没有,怎样缝?”

“有布就有线嘛,我们俩加夜班,三两天羊就能戴上我们加工的口罩。”

两位羊倌苦熬了两个白天三个夜晚,终于让几百只羊有了新装备。也许是新奇,也许是实惠,也许是公平,羊们对此举颇为理解与配合。“口罩羊”们面面相觑,谁也不笑话谁,谁也不干扰谁,谁也不欺负谁,谁也不沾谁的便宜。在危急关头,两战士用“羊均”之法推行了十几天“共产主义”,竟然没有饿死一只羊。

此法给他俩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,一会儿要铡草,一会儿要装料,一会儿要戴口罩,苦着累着,也快活着。几百只羊吃喝无虞,安然无恙,创造了阿尔泰暴风雪不死羊的奇迹。

是一块布,救了羊的命呀。

戴蹄罩的羊

又是在阿尔泰。

连续四十多天的干旱少雨,8月的阿尔泰草原已泛起了黄色。小草枯萎了,植被稀稀疏疏地成了“鬼剃头”。越是缺草,羊们啃草的速度越快,“环境险恶,适者生存”的道理,羊的体验比人类深刻。



牧羊人库来西正躺在山坡上，发愁地看着暴烈的太阳，他多盼望老天爷下一场透雨，让干涸的草原泛青啊。忽然见一只羊围着一丛草猛啃，眨眼间草了无踪影，但羊仍不肯罢休，把尖锐的羊角伸入土层里拱着，四蹄发疯似的向土层深处刨，不一会儿，几根肠子样的草根被扯出来，“嚓嚓嚓”地几口就吞下了肚，羊不仅吃草，连根也要吞吃！

库来西惊出了一身冷汗，照这样吃下去，大草原很快就会成了大戈壁！

留心观察的库来西发现，缺草吃的羊们几乎都在用蹄子刨草根吃。草原是羊的家园，而羊们却自毁家园，羊在自杀呀！

后来的发现，让库来西连做了几天噩梦。

一天中午，天闷热得出奇，库来西找不见了羊，细细搜寻，几百只羊抱成了一团，白花花一片。他知道这是羊的怪癖之一，天气越热越抱团，挤挤拥拥，密不透风。就在此时，从牧羊犬异样的叫声中，他读出了一丝不祥，看到羊群中间有什么东西在奔突，尘土弥漫，一种奇怪的声响从那里传来。

库来西策马趋前，抄起羊鞭，驱散羊群，一看呆住了。一只羊倒在血泊里，群羊正发疯般地啃吃着它。原来，这是只正在生小羊的母羊，当它的羊水流出来，血流盈地的时候，极度饥渴的羊们立即窜上去争食血水，继而又争吃刚出生的血淋淋的小羊，然后就是浑身是血的母羊……在残酷的环境里，羊现出了狼性。

库来西深知自己无法挽救濒临干枯境地的草原，但他知道一个浅显而又直接的道理：保住草根就能保住草原，保住草原就能保住羊群，保住羊群也就保住了牧羊人。棱角分明、尖硬无比的羊蹄，是刨挖草根的利器，是破坏大草原的凶器，必须将之削弱变钝。库来西从“乳罩羊”、“口罩羊”的发明中得到启示：把羊蹄用厚布包裹，它还能挖出草根吗？

库来西在妻子的帮助下，用双层厚布缝制了几千个蹄套，一一



包扎住羊蹄。好像灵丹妙药似的，羊们再也没有能耐刨吃草根了，“发疯”情状得到遏制。有些羊不甘心地仍用带蹄套的蹄子拼命刨地，草根纹丝不动，终不得要领，悻悻然收回蹄子，去寻草了。

没过多久，一场大雨降临，泛黄的草原露出了些许嫩绿，草原又有了生机。

库来西发明的“蹄罩”也在牧民间传播开来。



驯鹰之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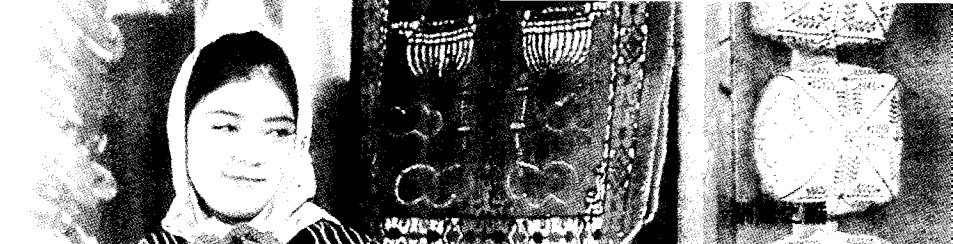
—

在阿图什一位朋友的引领下，我们来到了养鹰世家司地克·居玛家。

司地克的家在距城十多公里的乡村，是一所砖混结构的两层小楼院，外墙很新，是近两年才修的，比周围几家的泥土屋阔气了许多。

迈进小院，只见左侧一大溜半封闭的栅栏里养着七八只大小不等的鹰，毛色有差异，但从远处看均为黑色。有两只特别大的鹰，戴着黑羊皮做的头罩，虽然双眼被罩住，但听到我们的脚步声，立即将头转向我们，似乎在警惕着什么。虽然它们尖如钩刺的双爪被皮绳捆着，我头一回见到如此之大的鹰，心里还是发怵。尤其是那几只未戴头罩的鹰，不是展开双翅，呼扇起一股一股的风，就是双眼凶巴巴地盯着你，好像随时要向你发起攻击，有一只发出难听的嘶叫，把我吓得止住了脚步。这哪里是雄鹰，而是地地道道的“凶鹰”啊！

司地克也就是五十出头，他驯养过的鹰不下五六十只。他把鹰



驯透了，玩透了，也知透了。

他介绍道，鹰有许多种，每种都有自己的特点。选鹰主要看鹰的眼睛，鹰眼有红、白、黄三种颜色。他的鹰都是黄眼睛。黄眼睛的鹰性情温和、憨厚，容易驯服，捕猎者大都钟情于它。红眼睛的鹰异常厉害，有“高空霸王”的称号，它尾巴大，翅膀长，恶狼也惧怕它三分。而白眼睛的鹰就太少太少了，它的绝技是在瞬间从高空俯冲而下，又能扶摇直上，这一上一下都在眨眼间，速度快，便有了一个现代雅号“超音速歼击机”。

司地克向我们透露，好的鹰如同珍宝，价格很高，不是几千元，就是上万元。一次，他看中一只鹰，对方提出要用两匹马换。双方你来我去地磨了两个多月的嘴皮子，对方终于答应用一匹马加五只羊成交。司地克说，我的羊圈里有三百多只羊，常常遭狼的袭击，一只狼一晚就能咬死五六只羊，没有鹰护卫，几百只羊很快就会死光的。前些年，我们一家大小六口人，扛着猎枪，手执棍棒，前呼后拥地照着羊，但狼根本不怕人，赶也赶不走，吓也吓不跑，稍有疏忽，就被撂倒一大堆羊。花大价钱养鹰，是恶狼逼出来的呀。

二

司地克说，柯尔克孜牧民几乎家家都养鹰，但功夫在驯鹰。买回来的鹰，浑身是野性，根本不听主人使唤。养鹰人就得用极端之法来征服它。

这个极端之法就是“熬鹰”。其方法是将买回来的鹰蒙上双眼，把它放在一根横吊在空中的木棍上，来回晃动木棍，鹰总是站立不稳，如此连续晃动数十天，鹰哪能分清东西南北，早就精疲力竭，直到支撑不住摔倒在地，爬也爬不起来。此时，主人千万不能有怜悯之心。要给它头上浇几盆冰凉的水，让它苏醒。醒来后，仍干扰它不能入睡。这是将它的意志熬散，熬垮。



再就是要饿鹰。要连续十多天不给它吃食，只给喝点盐水或茶水。鹰的脂肪掉得差不多了，身手才会敏捷起来。

经过这般全方位的折磨，鹰的野性大大减少了，开始惧怕主人了。

“熬鹰”之后是养鹰，即所谓的调教。调教之法也很有讲究。开始喂肉时，驯鹰人把肉块放在手臂的皮套上，鹰见状便飞来啄食。饿了许久的鹰不顾一切地扑过来，驯鹰人则往后退十几步，才让它吃掉手臂上的肉；下一次再把距离拉得更远。而且每次都只给它吃一点。如此反复进行啄食训练。绝不能喂动物的内脏，烂肉、脏肉更不能喂，否则会伤及鹰的器官甚至骨骼。

司地克说，对鹰折磨到一定时日后，也要来点感情投入，每天要抚摸它几十遍，使它熟悉并记住主人的气味，记住主人对它的爱。慢慢地鹰和主人建立起了感情，最终成了一家人。

上述调教是关着门在院内进行的。然后要进行户外训练，先把鹰的尾巴用线缠起，不能让它高飞，再用拴在草地上的活兔或捆有肉的狐狸皮做猎物，专门练习从空中俯冲叼食。待它掌握了捕获猎物的基本要领后，才可以放飞。

驯鹰人要经常与鹰交谈说话，不能做无声训练，它听不懂主人的话，但它记住了主人的声音特征，让鹰在众多人的声音里，只认主人的声音而唯命是从。

驯鹰是件苦活，也常有危险。司地克伸出双手，疤痕斑斑。他说，驯鹰时要戴皮制手套，不然会抓伤。驯鹰累是累，险是险，但当看到驯服的鹰按照主人的指令和手势，或高空俯冲，或奋勇扑食，或嘎嘎飞回，落在自己的掌上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。他还说，自从有鹰守护，狼也怯了几分，羊的死亡率大大减少了。驯出的鹰有时还为我们捕获好几只野兔子呢。司地克说起鹰，话头就收不住，那种自信，那种满足，那种喜悦，无法用语言形容。